

水边书

徐则臣 著

这是一代人在跨进
成年门槛前
对世界的最后一次
沉切的张望

水 边 书



284776

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



d284776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边书/徐则臣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0. 8

ISBN 978-7-5321-3937-8

I. ①水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5443 号

责任编辑: 于 晨

装帧设计: 颜 禾

水边书

徐则臣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53,000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937-8/I · 3030 定价: 1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一个作家必要为自己写一本成长的书。

——斯文特拉

如果你能看,就要看见;如果你能看见,就要仔细观察。

——箴言书

陈医生的儿子在老屋里摆弄一台老式飞马牌挂钟，陈医生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叫他吃晚饭。青苔和旱蜗牛沿着老屋的墙基正往上爬。陈小多，吃饭！陈医生情绪不明朗的时候，说话就会跟他开的方子一样俭省。他的方子上经常写：烧38，阿司匹林2。他儿子的手一抖，一个金色的小齿轮掉进了一堆零件里。

他儿子气得拍一下柳木做的写字桌，拼接好的更多的零件彻底散架了。这是他从早上到现在五次尝试中唯一可能成功的一次。多么不容易啊，一台挂钟有如此之多的小零件，所以他很生气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所有的零件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上，挂钟还是没有反应。陈医生又在二楼阳台上叫他名字。他把挂钟藏到床底的纸箱子里，走到屋子外面，他爸果然端着宜兴紫砂茶壶对着壶嘴喝茶。陈医生好这口，如果不在吃饭睡觉上厕所或给病人诊治，手里总要端着茶壶，必须是铁观音，从早端到晚，嘴不离壶壶不离嘴。

“陈千帆！”他说，“说多少次了。”

陈医生说：“好，陈千帆。吃饭。”

从去年九月份起，陈小多突然讨厌别人叫他的小名。陈小多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名字么。我他妈叫陈千帆，以后都叫我陈

千帆。他对老师、同学、父母和花街的街坊邻居一一声明，请换一个名字称呼我。请。街南头杀猪的年午问，要是忘了怎么办？陈小多说，你是猪啊你忘！年午跟周围的人笑笑，个小狗日的，喝猪血了。

去年九月份他满十六岁，他和朋友一夜之间达成了共识：一个男人在这个年龄，该硬的都得硬起来。男人嘛。所谓朋友其实就是同学，谈正午，周光明，他们比他大一岁，他们和他一起升入了高中二年级。他们要做哥们，同生死共患难，干一番自己的事。击掌，盟誓，谁软下来谁他妈就是运河里的龟儿子王八蛋。但问题是这一回陈小多软了，他从去河南的半路上一个人转身跑回来了。

还没走到河南境内突然就怕了，其实早就怕了，长这么大从来没一个人出过远门，但他提心吊胆地忍着，咬牙切齿地忍，男人嘛，做大英雄岂能惧怕一个人跑千八百里路，而且还是去少林寺。向前进，向前进，战士的责任重，妇女的怨仇深。他就是靠着不停地给自己打气才逐渐接近河南，拖着腿往前挪。不过还是回头了，心里头没底的怕，这世界大得有点过头，满眼都是没看过的房子和景，满眼都是陌生人，是个人好像都对他居心叵测。正好钱也快用光了。河南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千里迢迢，花费也比预料的大。河南的烧饼都不便宜。陈小多回到家口袋里一分不剩，已经两顿没吃了，头发乱，脸变长，如果不是颧骨私自长高了，那一定是两个腮帮子在进家门之前陷了下去。

他不知道怎么跟朋友们说，他不能说我半途而废打道回府了，所以就继续待在家里，熬过一天算一天。去少林寺学武不是哪一个人的主意。陈小多和谈正午和周光明举手表决，三只胳膊对浩荡长空一挥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些当侠客能成事不挨人欺负的，哪个不是

一身的好武艺。少林的，武当的，就是学上几乎太极功夫也顶用，起码可以不惧守在水门桥上的小流氓，也不用怕学校里的斧头帮、青龙会。但他们俩只在嘴上练，头脑先发热的是陈小多，血全往上半身涌，一股豪气顶在嗓子眼里，一不小心顺了嘴就吐噜出来了：看老子的。

陈小多夸下口了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不是跺跺脚就能直接飞到少林寺的。此去关山万千重，他知道嵩山在河南，但不知道河南在哪里。他花了一周时间研究地图，曲曲折折地在心里画了七十多条线，然后给家里留了封信，声明是有计划出走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而且坐的是他叔叔陈子归的车，所以“勿念”。陈子归跑长途，不知道陈小多提前藏在自己的油布底下，他在家门口检查货物只是象征性地意思一下，油布好好地苦着车厢，底下的小麦袋子那一定就在。陈小多就和小麦挤在一起，抱着粮食袋子睡着了，口水流了一路，等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及时地醒过来，偷偷下来，独自一人去找别的车。

陈医生两口子看见纸条就开始哆嗦，哪能不“念”，火烧屁股找到弟弟。陈子归说随他去，都快十七岁了，在过去都能抱儿子了。我十六岁时已经跟着老头子跑了好几趟水路，河盗见了三四拨，不是好好活到了现在，还越活越精神。陈医生他爹跑了一辈子船，胆大心宽，跟大儿子和媳妇头一歪，说让他去，我十七岁就有了你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闯不知世。陈医生想不起《三字经》里是不是有这后半句，不过两口子总算稍稍定下心来。然后陈小多两手空空脸色蜡黄地回来了，像个远方来的要饭花子。

儿子活着回来陈医生已经满足了，没敢大规模教训他，精神上

抚摸几下就开始着手调养他身体。好在前后只有十二天，亏欠的不多。少林寺门朝哪陈小多都没看见，所以他躲在老屋里，免得早早地被谈正午和周光明发现，那他们得笑到打嗝。胆小点无所谓，愣撑可不好。他在老屋里没事干，把飞马牌老挂钟从储物间摸出来，打算把它修好。来不了武的来文的。这挂钟是陈医生的宝贝，坏了几次都没舍得扔，准备等走街串户的修表匠老董来了让他再修一次。老董早就修烦了，建议他把这挂钟当废品卖了，陈医生不答应，屡坏屡修。一根眉毛长一根眉毛短的老董说，这破玩意儿，你是心疼里面的铜齿轮还是喜欢钟面上跑来跑去的大白马？陈医生玄玄乎乎地回答，我要的是时间。

这是黄昏，两层楼的阴影覆盖了老屋的整个院子。陈小多一家住在新房子里，在花街，医生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个穷人家。陈医生不在乎铜齿轮和大白马。现在他站在阳台上，可以看清楚紧挨着的老屋的院子里任何一根杂草。过去陈小多在阳台上看老屋，觉得新老房子就像大人和小孩。现在觉得是小孩和大人，或者说是年轻人和老人。两层楼是陈小多，老屋是陈医生，不，起码应该是他爷爷。他只有十六岁，已经是正儿八经的男人，嘴唇上开始长出细软的胡子，他比他爹和他爹的爹个头都高。

陈医生说：“陈千帆同志，请用晚饭。”这是医生才有的不锈钢似的幽默。

在饭桌上，他们和他商谈起上学的事。已经旷课半个多月了。陈医生说：“陈，啊千帆，给老子一个准日子。”陈医生老婆也说：“对，你得给你老子一个准日子。”

陈小多转着饭碗想，究竟哪一天去学校合适呢，书总得念下去。

听到外面有人喊陈医生陈医生。

打猎的杜老枪领着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外，都是女的。陈小多初看她们觉得两人像姐妹，再看又像娘俩。他对女人的年龄向来没概念，为此屡遭谈正午和周光明的嘲笑。怎么可以呢，那还怎么搞。“搞”字音重得像颗炮弹。他们总能理直气壮，如同风月场上的老手。可陈小多就是分辨不出。他能看出来的就是那个妹妹或者女儿不大，她正好目光飘移过来撞他个正着，陈小多做贼似的低头扒饭。

杜老枪说：“陈医生，她痒。”

全家都去看那年纪大一点的女人，她正掐着左胳膊，尽管极力克制，身体还是在哆嗦，一头一脸的汗珠子。陈医生一家都没听懂，杜老枪只好继续说，她肉里痒。那女人点点头，对着左胳膊拼命挠，肉里痒。点头点掉了汗珠子。她浑身都在动，好像马上要开始跳舞。陈医生总算明白了，是胳膊里面痒。这种痒很多人都经历过，你知道身体的某个部位痒，但总挠不到点子上，因为痒不在皮肤外边，痒在里面。然后那个小女孩说话：

“我，姑妈她老是肉里痒。”

声音很脆，一点都不认生。陈小多斜着眼去看她，脸圆圆的，扎着马尾巴，两腮敷着健康的粉红色。他看见了她的胸部，高高地隆出来撑起了的确良褂子。陈小多心里一惊，靠，这不就是谈正午和周光明从早到晚在想的吗，两只白面大馒头，说它像凉粉，其实像馒头。

“我侄女。”那女人说，“医生，就在里面，痒得我没法没落。”

杜老枪说：“陈医生，她们要搬到花街上住。你们姓什么？噢，

郑。陈医生她们姓郑。”

陈医生放下饭碗让他们进来。问题不大，神经性毛病，吃点调节植物神经和镇静的药就没事了。他开始开方子。即使病人只要一片退烧的阿司匹林，他也开方子，以便有效地跟踪病情，出了医疗事故也说得清。他让老婆倒开水给病人服药。

陌生人不是杜老枪的亲戚，他去鹤顶的芦苇荡里打野鸟，回来的半路上遇到她们，搭他的顺风船。她们早就听说花街是好地方。陈医生老婆笑了一下，瞥了一眼丈夫。

“她们要租房子，”杜老枪踮起脚往窗户外看，“陈医生你们家的老屋不是空着么？”

“不行，”陈医生老婆说，“我们那房子不租，小多住着呢。”

陈小多在心里叫，陈千帆！我早想搬过去一个人住他们不让，一堆假话。他推开饭碗要上楼，陈医生问：“想好了？”

“下周一。”

“就这么定，”陈医生乐呵呵地说，“要不是我爹就你这一个孙子，我早把你揍扁了。”

陈小多把他爸也恨上了，在外人面前不给自己面子。拐上二楼时他回了一下头，看见那女孩对着自己笑，明摆着看了笑话。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

“好点了，谢谢陈医生，”姓郑的女人吃过药，脸上的汗薄了，“那我们再去别的人家找找看。添麻烦了。”

晚上九点，陈小多躺在床上看《云海玉弓缘》，这部漫长的小说他一读再读。他想像如果金世遗活在他这个世界上会是个什么样子，也许首先要玉树临风，长发飘飘。大侠都要玉树临风，那时候不

兴挺着洪金宝似的大肚子。金世遗武功盖世，愤世嫉俗，孤僻乖张，亦正亦邪，还坏，他要从运河里上岸，还是别让他上岸了，花街太小。这样的人应该在地球仪上跑，要站在高山之巅，凌波微步奔走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上。关于海洋，陈小多的知识到此为止，记不住更多的海洋名字，但他记武侠人物的名字一记一个准。比如《胜英保镖》里的夏侯商元，这个怪老头是胜英的师兄，绰号古来第一长：震三山，挟五岳，赶浪无丝鬼见愁。回到《云海玉弓缘》。他在一遍遍看这部小说时从来不会想到作者是梁羽生，因为他认为金世遗是活生生的人，硬硬地存在着。金世遗居无定所，他和谈正午、周光明无从追索，所以只好去少林和武当。少林寺和武当山不会跑。他站到地上准备做一个金世遗式的金鸡独立，姓郑的两个女声从楼下传上来。

年龄大的说：“陈医生，我们把所有人家都问遍了，实在租不到房子，求你帮帮忙吧。”

年龄小的说：“我，姑妈还痒。”

最终的结果是，她们租下了空闲的老屋。不仅仅是因为陈医生的心肠软，主要在于陈医生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，一把药让她吃下去了，还痒。说出去丢人，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针药没效果。他回头重看了方子，没有纰漏，市医院的大夫也只能用这些药。他决定给病人扎针。四根银针照着穴位扎下去又拔出来，姓郑的女人说，还痒。陈医生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，不顾老婆啪嗒啪嗒接二连三递来的眼色，虚弱地说：

“先住下吧。”

很快陈小多就看见老屋里的灯亮了，玻璃上晃动着两个人头。

后来他听见他妈在走道里咕哝，来花街的女人能有什么好东西，你还让她们住。早晚坏了名声。陈医生心事重重地答非所问，你说她怎么还痒呢？

下周一陈小多去了学校，只是比正常上课时间晚了一点，他在南大街路明的理发店门口打了五局台球，为的是不在进校门时碰到谈正午和周光明。上课迟到顶多说一声“报告”，教语文的樊一生就让进了。他可以低着头坐到靠后门的位子上，时不时瞟一眼谈正午和周光明，这算适应，一节课下来他们再声讨嘲笑，陈小多的脸就不会那么红了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下课以后谈正午和周光明围到后门口，阴阳怪气地说，哎呀呀这少林武功也有速成的啊？才几天就满师下山了。

陈小多突然理直气壮：“我他妈起码知道河南在哪里！”

谈正午和周光明一下子懵了，他们活蹦乱跳地待在这里哪也没去，他们的确也不知道河南在哪里。谈正午和周光明相互看看，两手一摊，自己找台阶下：“好了好了，上课了。”陈小多知道这一关差不多过去了，抹着鼻尖上的小汗珠暗自庆幸。原来很多事并不一定就如想像中那么难办，关键是要找对路，四两拨千斤，所以蚂蚁可以制服大象。庆幸之后不免又失落，甚至有点羞涩和难为情，十多天的煎熬突然卸掉，等同于在澡堂里突然脱掉厚棉衣，轻松是有了，光屁股也露出来了。

两节课后是课间操，结束后陈小多直接回了教室，坐在位子上索然无味，心还在路上。如果那会儿他再坚挺一下，现在可能已经

在少林寺听敲钟了。谈正午和周光明还有其他几个同学斜倚在离他不远的窗户前，有人吹了声口哨，周光明夸张地打了个嗝。一个女生走过来站到了陈小多的课桌前，双手背在身后说：“总算找到你了，你是三班的呀。”陈小多仰起脸看她，刺眼的阳光里半天才看清是租住他们家老屋的小房客。圆圆的脸，高高的胸脯矗立在他头顶。“你叫陈小多是吧？”她把脑袋歪了歪，陈小多看见的又是刺眼的阳光。“我叫郑青蓝，在一班。”

陈小多不知道该站起来还是继续坐着。又有人吹口哨。谈正午捏着嗓子小声说：“你叫陈小多是吧？”很多人笑起来。郑青蓝回头白了他们一眼，死一边去！谈正午掩面作害羞状，继续捏着嗓子学，死一边——啊去！

“陈千帆，”陈小多觉得应该坚定地坐着。让她站去。“不是陈小多。”

“对不起，陈千帆，”郑青蓝说，“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刚下操时看见你了。”

几个人继续学：“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！”

陈小多觉得自己的脚脖子都红了，有点慌神，“要上课了。”

郑青蓝走后，陈小多一节课都没上踏实，后悔自己的表现。刚才说“要上课了”算赶她走吗？要是算那还说得过去，不过为什么不能把脸板得像棺材或者墓碑。当然最理想的是摇摇晃晃站起来，轻佻地说，谢了，一会儿我也去看看你。这种事谈正午和周光明都干得出来。很多男生都干得出来。最后他决定，像武侠浪子那样，像金世遗那样，放松下来，一放松就抓住了主动权。

放学后陈小多和谈正午、周光明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，至少表

面如此。他们说笑,不用书包,习惯于把一两本书夹在胳肢窝里。谈正午和周光明以极大的热情说起了郑青蓝。这样的姑娘不多。长得不错,脸蛋白里透红,那身段,那胸、腰和屁股,他们科学地称之为“三围”,高三的女生也没几个有能力长成这样。他们在评论郑青蓝时故意把陈小多晾在一边,陈小多为此不满,硬着头皮说了句没头没脑的粗话:“她奶子大。”谈正午和周光明嘎嘎地笑起来。“还停留在上半身阶段,”然后谈正午失望地摇摇头,“初级的男人看女人,看脸;中级的看胸;像咱们这种高级别的,早就看屁股了。她屁股有点意思。”周光明纠正说:“前两天看电视,我爸说,老男人爱看的是女人的小腿肚子。”

这大大超出了陈小多的审美经验,在他看来,看人当然是脸第一。小腿肚子算哪个部分的?他这个还处在初级阶段的人不能理解。他们两个显然也不甚了了,干脆在校门口坐下来,盯着过往女生的小腿看,想找出点名堂。他们经常像找不到屎吃的狗一样,不知道干什么好,随便在哪个地方就能逡巡个把小时。一条条腿走过去,可惜那些小腿肚子都裹在裤子里,如果不从裤子的布料和颜色上做点区分,他们看的就是一条腿。审美开始疲劳,于是各看各的,陈小多找脸,周光明找胸,谈正午找屁股。

郑青蓝属于最后出校门的一拨人,她和两个女同学像老朋友一样边说边笑。谈正午对她挥手喊:“喂,陈千帆在这儿呢!”陈小多本能地站起来,觉得不妥已经晚了,只好气愤地重新坐回台阶上。气自己。郑青蓝果然摇荡着马尾巴跑过来。

“千帆,”她说,“我去你班上找你了。我路不熟,跟你一块走吧。”

陈小多像弹簧一样再次站起来，抡起胳膊匆忙划了一圈：“过水门桥往左，到了石码头往右进花街就是。我有事。”他把头低下。还是不能放松。他痛恨自己的不能放松。

他说得太快了，也可能是别的原因，反正郑青蓝没有一下子回过神来。她说：“那我，我想……好吧。”

“你先走，”陈小多重复一遍，“我还有事。”

谈正午和周光明各拍陈小多一个肩膀，“够劲儿，”他们说，“就这样。”陈小多突然觉得自己很软弱，但他对哥们的夸奖心安理得地领受了。被肯定应该笑一下。笑完了觉得如同躲过一场灾难，放松了。为什么有个女孩站在你面前你就放松不下来呢？陈小多摸到额头上没能长成粗黑头发的细绒毛，一使劲揪下了一小撮。

傍晚有那么一会儿，收音机里一个黏糊糊的男声说，你知道油炸花生米酥脆的秘诀吗？不知道？好，我来告诉你。把炒熟的花生米盛在盘子里，倒上一点白酒，搅拌均匀，你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裂声，待冷却后放上少许食盐即可。陈小多关了收音机，他对厨房里的一切东西都没兴趣。他小心地走到阳台后面，朝老屋院子里看。

墙角慢慢变黑，最黑的是通往院门的青砖小路，多少年里很多双脚在上面踩来踩去，变得像油烟一样黑，脚踩不到的地方青苔在蔓延。她们在亮着灯的屋里。从这两天的观察看，她们住宿安排应该是这样：正对院门的堂屋还是客厅，过去是陈医生坐诊的地方；左边厢房住的是郑青蓝；右边的那间归老郑。在不知道她的名字之前，陈小多在心里总以“老郑”代之。陈小多换了个位置，看见姑妈和侄女正在堂屋里吃晚饭。饭桌是陈医生送她们的，不大，上好的槐木，两个人用正好合适。饭桌上应该是两盘菜。

老郑叫郑辛如,第二天晚上他就知道了。老郑小郑一起来到他们家,这一次老郑掐住的是右胳膊,小郑抱着一个纸箱子。老郑的右胳膊痒,希望陈医生再给扎一针。她把袖子捋起来,胳膊上一串青紫,有新伤也有旧痕,陈医生老婆看了也免不了心疼。她用指甲往肉里抠,抱怨着自己得的这种怪病,痒得找不到地方,不仅如此,它还全身上下居无定所地跑,今天痒这里,明天可能就痒那里,都是你抓不着挠不到的痒。有时候那痒简直是进到了骨头里,像一群火红透明的蚂蚁在骨髓里钻来钻去,她都想一锤子砸下去,再用剔骨刀把蚂蚁一只只挑出来,然后一微米一微米地把它们剁成肉酱和泥。可是这群蚂蚁神出鬼没她找不着,所以一痒起来她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“医生,快扎吧,我受不了了。”老郑右手的五根指头硬邦邦地张开来又攥紧了,再张开再攥紧,手背上的血管蓝幽幽地发出亮光。“扎!扎!”

陈医生没听过这病,只能让他扎他就扎。他做医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软,看不了病人受苦。人家都说医生的心肠狠,纯属扯淡,你狠不起来,病症和痛苦摆在你眼皮底下,你要不揪心你就不是他妈的正常人。这个毛病天长日久也把他老婆传染上了。她帮助陈医生打开银针盒子,帮他用酒精棉球给银针消毒,她催着丈夫,扎,扎,扎。在场的四个人头上都冒着热气。郑青蓝在一边看着使不上劲儿,就把怀里的纸箱子越抱越紧。

可能治痒的穴位都扎了针,粗的细的,长的短的,老郑的右胳膊上银光闪闪,成了一个怪异的刺猬。扎完了,她用左手抹了一把汗,说:“谢谢了陈医生。谢谢你们租房子给我们娘儿俩,我把房租带

来了。”

“这，”陈医生看看老婆，等候指示，“我们就是让你临时住一下。”

老婆说：“是啊，就是帮你们过渡一下。”

“谢谢你们的好意。我以后还想麻烦陈医生多给我扎几次，看过很多医生都没治好。再说，我们也想安定下来，我侄女，青蓝你过来。青蓝和你们家千帆现在还是同学呢。”

陈医生和老婆大眼瞪小眼，这小子嘴还挺严实，半个口风都没露出来过。咱们儿子是越来越不愿跟娘老子说体己话了。

“是啊是啊，”当妈的先说，“千帆他是说过，你们都同学了你看。这房子太老了你看。”

“我和青蓝住得挺好的，非常好。青蓝还说，以后姑妈看病就方便了。你看我们把一年的房租都带来了，随你们收。”

陈医生看看老婆，“这病。你看着收，意思一下就行。还同学。陈千帆，下来！”

陈小多下来时她们已经在签合同了。陈医生老婆实在没法再把球踢出去了，就按丈夫的意思，很不情愿地收了她们的“意思”。老郑在自拟的简易租房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陈小多一家从此知道她叫郑辛如。郑辛如坚持要签合同，仁义归仁义，感情归感情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样好。她们用笔写了两份一模一样的租房合同，列出了条款，把陈医生留在老屋里和借给她们用的家具一一写了进去，声明用坏了照价赔偿。陈医生两口子觉得新鲜，人家把两个小板凳都写进去了，不依有点说不过去。在花街，一茬茬的人一茬茬地租房子，从来没有签合同一说，二一添做五，你说我听就行了。签